

学校的理想装备

电子图书·学校专集

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

秋天备忘录


eBOOK
内容资料 非同寻常

秋天备忘录

彭瑞高

—

天是很干爽的小秋。大院里阳光很香。毕士龙一踏进乡政府大院，乡长田大章就问，毕老师，出去开眼界，收获怎样？

把毕士龙叫老师，是六神乡的习惯。毕士龙当文教副乡长前，是乡校校长。乡里换届选举，教卫口推选他和卫生院张琴做候选人，差额选举七选六，恰恰把张琴差掉了，毕士龙就成了乡长。一个小乡，有几个文化硬的？毕士龙到了乡里，乡校校长位置就空了缺。续这位置还不那么容易，乡里说了不算数，还要县教育局批。新班子催他上马，县教育局一时却批不下来，那校长职务就卸不下，现在他只好两头兼着，又做乡长又当校长。叫毕老师也好，叫毕校长毕乡长也好，都顺。

毕士龙放下旅行包，一笑，只掏了烟出来，双喜牌的，给田大章一支，这烟是他带回专门敬人的，自己不抽，说，收获谈不上，印象是深的。那些地方怎么弄的也不懂，教书先生都集中了，住教师楼，仙人样；乡里最好的房，不是学堂，就是医院。

田大章说，是啊，那有什么说的，沿海地区，谁比得。

毕士龙说，不是我窝囊，出去这一看，更泄气了。那些地方，我们六神乡赤脚跑脱卵，也赶不上。

田大章说，这就是你毕老师不对了，自灭志气，要不得的。

毕士龙说，回乡里看看，还谈什么志气呀，乡校那排教室，早是危房了，几年不得修；护士给病人换药，漏雨水就滴在人家烂脚上！

田大章啧一声，说，慢慢来，慢慢来，经济上去了，这些事都要办的。

毕士龙说，乡校那排危房，今年无论如何得弄了。要不倒了房，出大事啊。

田大章说，谁说不是。你毕老师新官上任，乡民就巴望你改变局面么。

田大章说着，就举起手拍毕士龙的肩。隔一层布衫，毕士龙也觉着乡长那手热烘烘的，还有汗气；又看他面孔，油光光的，元气很足的样子，想，你身体养得好，说话又很轻巧，文教口的事弄得这么糟，你心里晓不晓得；既叫我毕士龙当文教副乡长，我百事不会让你轻松的，否则一任过后，乡民戳我背脊。便说，田乡长，这番乡里要支我一把啊，别的不说，先给我一笔钱，让我把危房的事先办了。你看怎样，乡长？

田大章眉头抖抖的，闷吸几口烟，又踩了很长的烟头，说，再说吧再说吧，乡里几个企业，今年都不景气，教育附加费都收不上来，给你钱，哪里来。

毕士龙看田大章的眉头，又见他嘴唇下那块疤，突突的有些发紫，晓得是乡长不高兴了，张口想说句什么，怔了怔，又咽回去。只叹了口气，心里说，没钱不景气，怎么搞小集镇就有钱了？拆户建房那么起劲，装门面贴金，那钱倒舍得？

田大章喘了口粗气，说，晚上六神馆有个饭局，你一道去。

毕士龙说，我不去了吧？都不认识的，坐着也尴尬。

田大章说，你这个毕老师啊，究竟是书生一个。不认识，坐下说说话，不就认识了么？当了乡长，要扩大交际才行。

毕士龙说，你还是让我干实的吧乡长，我又不搞经营，交际广又有什么用。

田大章说，你这什么观念啊。什么叫实的？交际难道不是实的么？现在百样工作，又有哪个缺得了交际。说不定饭局上认识了些朋友，日后正好对你工作大有帮助。旧社会还说个出门靠朋友呢。

毕士龙就嗯了声同意了。田大章说，到时我让司机来叫你。就上了楼。

毕士龙原想去办公室坐一坐，理一理信报什么的，晚上有饭局，他就得回家去说一声。他进车棚推出自行车，飞快骑出大院。镇路上正搞拆迁，堆满了碎砖烂木头，毕士龙的自行车踏得很艰难。到了一处弄口，横七竖八的朽梁干脆堵了路，毕士龙就下了车。

这时他发现，车前胎已不知什么时候给钉子戳破了，推起来硬硬的。他心里恨恨的，粗话一直骂到家门口。

女人早回来了，正在水斗边忙。见毕士龙进门，就欢天喜地说，看这一桌菜，给你接风呢。

毕士龙看那桌上，大碗小盏的，果然已备好许多菜。一瓶花雕酒立在桌角，瓶颈上的绸带，红得很好看。他心里就有些内疚，说，刚刚遇上田乡长，叫我去赶饭局呢。

女人说，赶什么饭局？自家烧的菜，喝对手酒，什么不好。

毕士龙说，我一路就是想，回家来吃你烧的菜，一想想了千把里路。这一下，真是扫你兴了。

女人见毕士龙一脸无奈相，叹口气，说，你也不要作难了，去赶你的饭局吧。现在不是在乡校的时候了，当乡长，身不由己，也难的。

毕士龙见女人这么说，不由感动起来，就贴到女人身后，两手抄住了她腰。女人跟毕士龙小别了些时日，就念着这点温存，车转身，眼睛红红的，贴着毕士龙胸口，抬起头看他。毕老师在乡里，也难得出差的，这趟一走七八天，才晓得夫妻分开不得，常在一起时不觉得什么，一旦分开，憋得人发急。这些日子把他熬苦了，哪里经得住女人一双媚眼，又是温软的胸脯贴着，身上各处毛孔便冒出火来，嗓子要冒烟样。他从丹田处沉沉哼了声，两臂一使劲，把女人软软扳倒了，抱条大鱼似的，放倒在床上，也不顾灶上的火正窜得旺，小砂锅里的腌肉笋尖翻腾得正急，飞快把衣服脱光，两个人喘作一团。

这一搏，把毕士龙的肚子倒搏饿了。一刻后坐在六神馆的包房里，两眼不由有些贪婪，盯住了桌中转盘上的那几碟凉菜，几次想动筷，没有敢下手。天快黑了，顶要紧的人物还没来呢。

田乡长骂，他胡学仁摆个卵架子啊，我们几个乡长都到了，他还不到。

农牧副乡长王井说，他坐大？不敢。想必什么事拖住了。

工业副乡长陆一生说，管他什么，我们先吃起来怎样？

毕士龙心里叫声好，只是没说出口，怕自己露出猴急相，给其他乡长笑话。冷场一刻中，众人目光聚到田大章脸上。田大章看一看手表，说，再抽一支烟，他胡学仁还不到，我们就吃他个娘的。吃完了拍屁股走人，账记他名上。

王井说声好，抄起桌上的大中华，散烟。散到毕士龙面前时，毕士龙说，我不会抽，不要糟蹋了。陆一生就说，老婆晚上要对口检查是不是？抽一支凑个热闹。

毕士龙还要推，王井就大嗓子说，毕老师，你到乡里来，活得就要洒脱些，烟要抽，人要骂，酒要喝，牌要打。不然就脱离群众。只是钱袋不要摸错，床铺不要睡错。

众人都笑，毕士龙一掠眼光看到，只有田乡长脸上没笑意，不由和王井对望了一眼。

王井努嘴，叫他点烟。毕士龙点着烟，却想，几十元一包烟，抵一个老师半月开销呢，闭着眼造孽就是了。

包房本来就不大，各人冲起一支烟枪，更加烟雾腾腾，对面看人都云山雾罩。毕士龙当了多年老师，从不抽烟，这时烟一熏，眼皮就有些重，还辣出泪星来，眼角粘粘的。

他夹着烟，象征性的，随它自己烧；即使抽，也是浅浅一口，不肯吞下去。他想，自己终究教书出身，无论如何，不能跟这些人一道，浸到油缸里去了。

点完一圈火，陆一生收起打火机，说，这胡学仁什么名堂？莫不是出了事？

王井说，能出什么事？他有这么多钱，一手遮天，什么事不能摆平。

陆一生说，这贼最近又盘进了两家服装厂，T恤衫都打进大上海去了。

田大章说，你们看电视转播球赛没有，足球场边的广告牌，有一块就是胡学仁这贼的河马T恤。

毕士龙说，见了，写的是河马T恤，笑口常开。

王井说，乡里人广告做到这个水平的，只有胡学仁这贼了。

陆一生说，听村里人说，他也有女秘书了，还是大学生呢。

王井就说，什么女秘书，陪睡的吧。这些杂种，一有了钱就卵子胀，皇帝干过的，都想干一干。

毕士龙一掠眼，无意中见田乡长沉了脸，恨恨瞪了王井一眼，就估摸田乡长对王井说的很反感。他觉得气氛有些沉闷，只望众人把烟抽狠些，可以早点动筷子吃菜。眼见那些烟快烧完了，店外广场上，嘎地刹下一辆奥迪，接着便在楼梯上响起一串脚步声。

田大章不等来人进门，就大声骂，胡学仁啊，你敢玩我们乡长是不？

胡学仁人在楼梯上，公鸭样的笑声就扑进来了，说，我胡学仁吃了豹子胆，玩遍天下人，也不敢玩你们几位啊。

胡学仁走进房来，毕士龙才看清这私营老板尊容，四十来岁的样子，一脸络腮胡，像马克思；黑苍苍的脸，油油的，脖上一根金链，足有指头粗。他穿的衣服倒简单，就是他厂生产的河马T恤，左胸那个河马图案，只指甲盖大；河马朝天张着嘴，很特别的造型。

胡学仁拱起手，说，该死，该死，迟到了。

王井叫，罚酒罚酒！

小姐上来倒酒，胡学仁倒干脆，仰起脖子连干三杯五粮液。众人还在骂，却夹上了叫好声。

王井问道，怎么独身来的？女秘书呢？

胡学仁落座，用小毛巾胡乱擦头脸，说，有笔生意，我派她去上海了。

原想带她来，给几位乡座助助兴的。

陆一生说，听说她一口洋文，歌也唱得毛阿敏样，有这个事么？

胡学仁不无得意地说，现在的女秘书，谁没有几手？到市场上来谋生，光靠个脸子能行？

王井一边跟胡学仁碰杯，一边说，你胡老板怕是养起金丝鸟吧，村里人说，你几个月不归家，老婆都荒了。

胡学仁说，哪有几个月？上礼拜就住家么。生意忙，有什么法子。

众人笑着，筷子头点得紧猛。毕士龙看那胡学仁，各处都亮亮的，胡子、头发、眉眼、鼻翼、下巴，还有金链、戒指；人一笑，各处的亮就在灯下闪动，刺得眼睛痛。毕士龙不由想，这样的粗汉，不知要把那女秘书怎么糟蹋呢，老骚羊啃嫩菜心，一定场场都把女子折腾得大呼小叫；这社会，怎么弄到了这步田地，有点钱就可以这样……

田乡长把嘴朝毕士龙努一努，说，胡老板，给你介绍个新人。

胡学仁说，这是毕老师，还用得着介绍么。

田大章说，放屁，你们这些老板就是钻钱眼，不关心个国家大事。毕老师早就不当老师了，上个月换届选举，他当了我们的文教副乡长。

胡学仁握住毕士龙的手，狠命摇，说，毕老师当乡长了，真是想不到的。

毕士龙说，我还是老师，还兼着乡校校长。

胡学仁说，你兼校长好。我那儿子在你学校读过书，你记得么？

毕士龙问，叫什么名字？

胡学仁说，叫胡贵庆。

毕士龙哦了声，想起了初三甲班那个小胖子，顽皮得拆天拆地，有天竟提条小青蛇放在讲台上，把个女教师吓得当场尿湿了裤子，半天缓不过气来。教导处曾要给他留校察看的处分，报告送上来，不知为了什么事，他忘了批。这事一晃几年了。

他说，记得，小胖子。

胡学仁翘了拇指说，一个学生仔毕业几年了都记得，这校长还有什么说的。

乡长们起哄说，那就两人干一杯！

胡学仁斟了酒，与毕士龙碰杯，说，毕老师，我一辈子最尊敬的，就是老师。可惜我当年书没读好，六年级读了三年才读出；儿子也不灵，初三读了两年才勉强毕业。

毕士龙说，胡贵庆学习还是努力的，只是基础差些。他毕业后去了哪里？

胡学仁说，还能去哪里？一个初中毕业生，现今社会上能派什么用？我让他去学了驾驶，正给我开车呢。

毕士龙说，开车也是一项技能，好。

胡学仁说，前些年搞厂，忙得脚板叉起，把儿子读书的事荒废了。那几年也缺点钱。

放在今天，我就送他去上海读个贵族学校，十万八万扔下去，还怕他读不上大学。

毕士龙听胡老板这么说着，见他两眉飞扬，一身豪气，心里不由一动，连声说，那是。

农牧副乡长王井说，你胡老板今天是什么腰身，儿子不读大学碍什么事，有钱买个女秘书，一样也是大学生。

胡老板说，到底不一样的。女秘书是女秘书，儿子是亲生儿子。

王井就说，女秘书也快成自家人了吧，你胡老板不跟她睡觉，我不姓王。

田大章听了，眉头就又皱起，嘴上啃着凤爪，一边摇头。

胡学仁笑说，王乡长你是父母官，不作兴瞎说的。我胡学仁第一尊重老师，第二尊重妇女。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。我睡自己的女秘书？坏了这个名声，我还要入党不？

毕士龙一怔，低声问旁边的陆一生，胡学仁还要入党？

陆一生说，你毕老师书生一个。乡里早跟下边村支部打过招呼，要爱护胡学仁入党积极性。时机成熟了，就发展。

毕士龙说，下边党员没意见？

陆一生说，有意见就做工作么，组织是要来干什么的。

毕士龙说，志愿书还没发么？

陆一生说，那倒还没说起。

毕士龙松了口气，说，这样的人发展入党，眼要睁大些才好。一是文件有说法，二是党员群众都看着，组织上看重的是什么人。

陆一生说，你书呆子兮兮，现在什么时势？谁对发展乡里经济贡献大，谁就可以发展入党。发展是硬道理，就是这个意思。

毕士龙张着嘴，目光呆呆的。

陆一生说，只不过这张党票，乡里还捏着，不想立马给胡学仁。这里的意思，你以后慢慢琢磨。

毕士龙心里又一动，脸上不由荡出笑来。

这晚饭局散时，胡学仁头脸已吃成猪肝色，两眼赤红，水汪汪的浮着两颗眼屎，野狗样。他掏出名片递给毕士龙，说，毕老师，今后有什么事，来个电话，我一定给你办了。毕士龙低头看，名片上除了两个公司的经理外，还有个县私营企业协会副秘书长的头衔，心想，这胡老板模样不入眼，但看上去做人做事还干脆，有些事，倒可以请他帮忙试试。回忆起下午回乡长的话，觉得今晚这个饭局，两个小时工夫，陪得不冤。

二

喝了几杯酒，毕士龙一觉睡得很酣沉，第二天早晨醒来，女人说，你鼾声打得锯木样，真响。毕士龙说，好久没有睡得这么好了。两人在床上没说几句话，女人就又来了兴致，蛇样盘上来，像毕士龙出差几天欠了她一样，急着要索还。毕士龙难得精神这么好，元气很足，就很见功夫的，一招一式跟她对练，直到广播声响起，女人才心满意足放了他，又起身一阵风似的给他弄早饭，豆浆、鸡蛋葱花饼、麻油乳腐，吃得毕士龙啧啧有声。他骑车去乡政府，一路上小风悠悠的，吹得身上十分舒泰，心里想，早晨的事做得这么有劲，跟昨晚的饭局有大关系。六神馆那些海鲜王八狗肉参汤，不是白吃的。

他回忆起席间那些菜，那些人，又咀嚼早上女人对他的惊讶，不由笑着想，怪不得乡里人那么热衷饭局呢，看来饭局真是个好东西。

毕士龙踏车进大院，门房六指招手把他拦住。六指那手有些怪，大拇指骨节上又赘出一指，向外叉开去，细细的，蜷蜷的，生姜样。因为这手，大院里众人都称他六指。

六指说，卫生院里出了个事故，一早来叫你呢。

毕士龙到底上任不久，角色意识还没到位，听见卫生院三字，很是陌生。抬头看是乡政府大院，迅即悟过来自己不再只是乡校校长，文教、卫生、体育，还有一个很难弄的计划生育，都一手抓了，便急问，什么事故？出了人命没？

六指说，人命倒没有出，只是医生死人，把人家妇女一根好端端的管子割错了，家属来搏命呢。

毕士龙问，什么管子？喉管还是食管？

六指说，不是喉管食管，是下面的什么管子，两根生的。

毕士龙哦了声，大致晓得了是什么管子，急急弯转车把手，往卫生院方向狠踩。一进院门，早有个人圈子，许多个病人家属，围住一男一女两个医生，斗鸡样吵。见毕士龙骑来，都见了救星样叫，毕老师来了，好，毕老师来了！

毕士龙停车时，一窝人就蜂样拥上来，把他团团围在中心，七嘴八舌争先说话。一个大岁数妇女，大约是病人的婆母，扑上来拉毕士龙的手，带着哭腔说，毕老师，你给我们做主。你看天下有这样的医生么？病人身上的坏管子不去切掉，倒把一根好管子切掉了。那不是一般的管子，是女人生孩子用的管子啊。一根坏了，一根切断了，这孩子今后还怎么生？这女人还有什么用？

毕士龙耳边轰轰响，心里却很受用。眼下这滋味，毕竟跟当校长不一样。在乡校，也有这样拉住他，叫他评理的，不过哭喊的都是学生仔，吵的也都是芝麻细事。哪里像现在，人都是有岁数的，一见面就把他当父母官看待；争的事情，也是人命相关的大事。

他看那些眼睛，一双双目光切切的，惴惴的，真诚盼求着什么，对他都是仰视的意思。

他一下子觉得胸膛满满的，心里分量很重，腰板子这里就挺了挺，喉咙里沉沉憋出一声气，很见气势。

一个男人挤到他面前来，面色蜡白，眼睛却是血红，嘴巴两角，各有一滩白白的粘沫，显见是刚才吵得凶的一个脚色，说，毕老师，我给你说个理，你听听是不是这样。

我女人若是三四十岁，孩子也生养了，你卫生院出这事故，我不闹。反正管子放在那里，过期了，用处也不大。现在我女的只有二十六岁，一男半女没生过，你把她这里的管子一刀割了，不是叫我断子绝孙么！

老妇女听见断子绝孙四个字，戳了痛处，又哇地叫起来，拍大腿哭。

两个医生脸无血色，看着毕士龙，一言不发。那女医生，嘴巴一瘪一瘪，眼泪汪汪的。见毕士龙目光逼过来，男医生就往前挤，要辩一辩的样子。

这时院门口路上，有数辆自行车停下来，又有几个闲人，站到人圈外，一脸好奇，侧着耳朵，还起劲地打听，显见是看热闹的。毕士龙就朝医生摆一摆手，说，好了好了，都到会议室里去。谈论妇女方面的毛病，也不注意个场合。

大家就说对对对，挤着相跟毕士龙，嗡嗡的去会议室。穿过走廊，远

远瞥见院长室牌子，毕士龙就停下，对男医生说，出了这样的事故，你们怎么也不叫张院长出面来听一下？

张院长就是张琴，卫生院副院长，常务的。一说起她，男医生赶紧拉毕士龙衣袖，把他拉一边，离开了人群，悄悄说毕老师，不瞒你说，张院长在宿舍里。

毕士龙沉下脸，说，那你为什么不去喊？

男医生说，我好喊么？田乡长也在里边呢，人家两个在，谁敢喊。

毕士龙头颅像撞了梁柱样，顿时喻地涨大了许多，两眼直直地看男医生，说，你不敢瞎说。

男医生说，瞎说这种事，我骨头这么贱么？

毕士龙说，不会是你眼错了，把随便什么人，看成了田乡长。

男医生说，那就是死卵了，这点也看不清。且田乡长又不是陌生人，跟你再说细一点，田乡长这一段常来，一来就进张院长宿舍，半天不出来。这事在卫生院，谁不晓得。

毕士龙见男医生一脸的慌张神秘，不像是编谎的样子，且谅他此时此地，也不敢编谎，便顺着他手，看张琴的宿舍，目光就狠狠的。他想起在乡校时，就听见乡干部对田乡长有议论，说他和卫生院张琴有些瓜葛，现在看来，果然不假。

众人进了会议室，就急急扯凳子，急急向毕士龙诉说争理。毕士龙往下压压手，很镇静地要求众人，一个一个说，又煞有介事的，拿出个笔记本，把圆珠笔揸得噼啪响。

众人见文教乡长摆出这副架势，办事这么顶真，就各自压了野气，控住喉咙，有条有理说一二三四。可惜毕士龙心里全不在，他只听出个大概：是医生糊涂，把爱克斯光片子读反了，一刀下去，左右位置就错了。那炎症严重的输卵管毫不触动，自然照常作痛，再复查时才晓得出事故。毕士龙这时脑子里想的，全是张琴那间宿舍，还有就是宿舍里的两个人。他想，虽然眼下，风气是开放了，在外有一两个相好，听得也多了，但一乡之长这样的搞法，总是不要吧？这样的人站在台上作报告，喉咙还怎么扯得响呢？

家属和医生各辩了几轮理，毕士龙也听不进去多少。家属提议，是不是请毕老师去看看病人，看看手术刀口。毕士龙想了想，说，不看了，医学方面的事，我不懂多少，看了又有有什么用？且又是女同志，有许多不方便，留给专家去看吧。

当下，他合上笔记本，谈了三点意见。一是卫生院速写报告，把事故作详尽说明，附上病历，一式三份，一份交乡里，一份送县卫生局，一份留底备查，尽快查清事故责任，作出处理；二一个乡里负责出面，请县医院医生来会诊，迅速解除病人痛苦；三一个病人如有后遗症，卫生院负责赔偿，并作好充分准备，邀请上海专家来乡里，研究重新接通管子的可能性。

家属和医生都说好好，又说毕老师毕竟是老师，脑子一水清，说出来黄瓜归黄瓜，茄子归茄子，一条条理得干净。毕士龙临走，又对家属说了许多安慰的话，还从上衣口袋里摸出一百元钱，塞到老妇女手里，说，论责任，我毕老师要负大责任，身为文教乡长，没有把卫生院抓好，这点钱，给病人买点红枣补补。说得医生家属一片赞叹。老妇女又哭，两膝软软的，要给毕士龙下跪。

毕士龙回到乡里，赶紧整理办公桌上的东西。出去这些天，信报杂志、

县乡简讯、学习材料，垒了一大堆。正理着，田乡长回来了，站在毕士龙办公室门口，说，毕老师，昨晚没醉么？

毕士龙笑说，没醉。放出眼光去，只见田乡长的脸不知是胖还是有些肿，两眉笑细了，眼眶四周有些黑，眼袋很松弛。他就想，这家伙耗在张琴身上，把元气耗光了，四十来岁的人，顶都谢了。他不晓得这样寻欢，其实是作孽哩。

田乡长走进来，自顾坐下，点起支烟，说，跟你商量个事。我考虑，想让张琴同志到乡里来当计生办主任。你看怎样？

毕士龙一惊，想，他们关了门干事，这里起反应了。便稳了口气，只当百事不晓得，问，她卫生院长不是也做得很吃力么？怎么还到乡里来抓全面呢？

田乡长说，吃力什么？这女同志能力很强，潜力很大，没进乡班子，可惜了。

毕士龙在心里冷笑一声，就把刚才处理医疗事故的情况汇报了一遍。

田乡长说，一年看那么多病人，出点差错也难免的。乡里决策办事，不是也有出纰漏的么？

毕士龙头颈硬硬地说，我看这个卫生院没有抓好，管理不到位，医生技术软，态度也差。不是我嘴毒，田乡长，我看这医院今后还要出差错。

田乡长说，你的意见我同意。就巴望你文教乡长，把卫生院工作促上去呢。--不过，这并不影响张琴到乡里来当计生办主任。

毕士龙想，张琴在卫生院是副职，到乡里来当计生办主任，是正职，不声不响的，就算是升了半级。她凭什么升过半级？凭的是工作上的功夫，还是床头上的功夫？他又想，这事情，自己说了怕也白说的，只是这样用人，他觉得不正常。一定是张琴在枕头上提的条件，田乡长许了愿。凭这关系就可以升官，这还像个什么乡政府啊。当下就拉长了脸，很不高兴的样子。

田大章说，张琴同志不进乡班子，已是很大的损失了。人尽其才，让她当计生办主任，不错的。

毕士龙说，要不要开个乡长办公会，讨论一下？

田乡长眉头皱起，下巴上那个疤痕又突突地亮起。

毕士龙说，照程序，还要报县计生委批准。

田乡长说，这都是走形式，再说吧。

毕士龙说，张琴当了计生办主任，卫生院谁抓？

田乡长说，她还兼着--跟你一样，卫生院的职务暂时不卸。

毕士龙想，你田乡长厉害，把张琴跟我相提并论，来培我嘴。不是我气盛，张琴和我毕士龙，根本不在一个档次。我是堂堂师范历史专业毕业的，教了十几年历史，粉笔灰把头发都染白了；张琴呢，听卫生院人说，赤脚医生出身，看过几个病人？只会打打金针搞搞推拿，土兮兮的，还把腓骨说成排骨，脚踝叫做脚裸。若凭本事，这样的人进卫生院工作都勉强。她有今天，还不是扯你田乡长的袖子，撑一把大伞。

这个时候，乡长助理小陈来叫，田乡长，胡经理来了。

毕士龙朝窗外一看，果然一辆奥迪停在院里大樟树下，教过的那个学生胡贵庆，已经长成个小伙子，身材油桶样，实墩墩矗在车旁，一张油油的脸，黑黝黝的，满是黑汗毛，就是将来的络腮胡子，也跟他父亲一个模子浇出似的。

田乡长说声回头再研究，说去自己办公室接待胡老板。毕士龙也出了门，去看学生。

难得胡贵庆有点记性，见毕士龙远远走来，还记得叫，毕老师。

毕士龙说，胡贵庆，几年不见了吧。你这开的是一辆好车啊。

胡贵庆说，一般性。我爸说过了年，把这辆奥迪卖了，贴些钱，换一辆皇冠。

毕士龙说，要贴多少钱啊？

胡贵庆说，就十几二十万吧。

毕士龙抽口冷气，想，这小子口气真轻，十几二十万，够一个学校开销两年了，却只管他私营老板换一辆车。这工作还怎么弄下去？国家的集体的底子越来越薄，个别发家的，腰身却越来越粗，弄得乡里要办正经大事，口袋里常瘪瘪的。这局面算怎么回事，正常么？

胡贵庆说，毕老师，你以后若要用车，跟我说一声。我给你一张名片。

毕士龙看他取名片，心想，我老师做到今天还没名片，这个迷糊学生倒有这个架势了，真是啧啧。接过一看，一阵香气就飘过来，浓艳得很，像女人用的雪花膏味道，就晓得是香水名片；见胡贵庆的名字上面，有胡老板公司的名称，他的衔头是：总经理办公室主任。

毕士龙指着名片上的小字，说，你还有手机，还有车载电话？

胡贵庆指指车里，说，这不是？

毕士龙探头看车里，一个大哥大黑黑地丢在司机右边的座位上；两个前座之间，果真按着一部车载电话。他就像，这两部电话，不知要花多少钱哦。自己在乡校校长任上，一直想在家里装一部电话，女人不知说了多少回，他就是不忍心让学校付那么多钱，自己付更付不起，至今也还没有装成。他想，过去常说，大河有水小河满，锅里有了碗不空；现在不对了，是小河涨水大河浅，碗里满着锅底空啦。

胡贵庆说，这两部电话都是全国漫游的，毕老师要打一个么？

毕士龙第一回听到全国漫游这个词，也不懂是个什么意思，只摇头。他的目光退出车厢时，又掠过车门插兜，见里面插着不少杂志画报，都是花花绿绿的，女的多，男的少；光身体的多，穿衣服的少；还有几张，女的一丝不挂，搔首弄姿，用迷蒙的眼睛看人，把毕士龙看得两颊发烫，目光不知放哪里才好。

毕士龙说，胡贵庆，人是工作了，还是要多学习。

胡贵庆说，是这样，毕老师。

毕士龙说，要多看有益的书，这样无聊的东西，消磨人的意志，看花了眼，对行车安全也不利。

胡贵庆红了脸，说，我晓得了，毕老师。说着，把插兜里一整叠红红绿绿的东西都抽出来，当着毕士龙的面，用打火机点着了，呼呼烧了个干净。

毕士龙说，胡贵庆，你毕业几年了，还这样听毕老师的话，真是难得了。

胡贵庆说，毕老师，你对我好，我是一直记着的。初三那年，我捉小蛇把刘老师吓着了，教导处徐主任凶凶地找我训话，还骂我家里两代憨大，当下写了留校察看的处分报告，说毕校长一批，就在校门口橱窗里贴出来。我提心吊胆，等啊，等啊，等到毕业，也不见处分贴出来。我就晓得，一定是你毕老师，暗中救了我一把。

毕士龙笑了笑，拍拍胡贵庆厚墩墩的肩膀。他没想到，自己当初一时疏忽，忘批了一个报告，漏过了一个处分，倒成了一个恩典，让一个学生铭记在心，感激不尽。他又看车旁边胡贵庆烧下的那堆纸灰，不知怎的就想起六神庙里香客们的一把把香火，心里说，行得春风有夏雨，老话是不错的，人活着，还是多做些善事好啊。

胡贵庆说，毕老师，我虽然书不读了，但学校对我种种好处，我不忘记的。这两年在外面胡天野地跑，拿得出手的，终是在学校学得的那些知识。只是想想对不起老师，那些年实在忒皮，书没读好。

毕老师说，你晓得这道理最好。好在学问不是关在学校才能学得的，既然有心，业余学习也一样。

胡贵庆说，我晓得了毕老师。

毕士龙说，我还有些事要去办。你有空了就来走走。学习上要有什么事，还可以找我。开车一定慢些，安全第一。

胡贵庆见老师说得诚恳，连连点头，突然转身在车里摸索一番，又回头拉住毕士龙，说，毕老师，我有样小东西送你，你不要推却。

毕士龙说，什么东西？

胡贵庆变戏法样，打开手里一只小盒子，露出一只手表，亮亮的，递到毕士龙面前，说，毕老师，我看你当了校长当乡长，到今天连个手表也没有，多不便。这只手表，就送给毕老师了。

毕士龙吃了一惊，说，胡贵庆，哪有老师收学生礼的？你毕老师不是没有手表……

他把下半句话咽了回去。上个月，他起床不小心，把手表从柜子上带落到地上，当下碎了玻璃，听听还不走了，送修理铺一问，说是天心断了，要定做，材料费手工费加起来，要几十元。他觉得不合算，就没修，也不舍得买新的。想想家里有钟，办公室也有钟，手上没有表也罢，就拖了下来。空着的手腕，不料给学生落眼发现了。

胡贵庆说，一个乡长，天天有多少安排，没个手表还成？

毕士龙说，我不需要，真的不需要。

胡贵庆说，毕老师你见外了，我这手表，真是多余的。

毕士龙用两手把那盒子捏住，很用力地推回去，正了脸色，说。胡贵庆，你的心我领了。这手表，我是不收的。

胡贵庆当下垂了手，满脸涨得通红，笑得很尴尬。

毕士龙见了很不忍心，拉起胡贵庆的手，轻轻拍；顿一顿，终于说，胡贵庆，说毕老师没有困难，那是假的。毕老师眼下最大的困难，就是乡校里那排教室，造起有年头了，梁柱都烂空了，是危房。

胡贵庆说，我晓得。天雨漏水，天好见得太阳。墙洞烂空了，蛤蟆都进来。

毕士龙说，你若是有心帮毕老师一把，方便时就跟你爸爸说说，能不能拿些钱出来，把那排教室给我改造了。也是给乡里做一件大好事。可以么？

胡贵庆说，我试试，一定给你回音。

两人就握手告别，毕士龙把学生手握得重重的，胡贵庆也把老师手握得重重的。一个觉得对方的手热热的有汗，很大的骨节里，都有劲道；另一个觉得对方的手干干瘦瘦的，有枯老的意思，但坚细中很稳当。两双眼睛也热热地对望，像是早已相知多年的。

下午，田乡长临时召集乡长办公会议，正式提出让张琴当计生办主任。乡长们一听见张琴的名字，都互相看脸，目光有些怪，但谁又都不说话。毕士龙见众人不说，就觉得这乡班子的氛围，他不很习惯。在乡校的校务会上，开的都是爽气会，有话就说有炮就放，不兴这样面面相觑做肚里文章的。

田乡长见会议冷了场，就说，各位看看，对这安排有没有意见？如果没有意见，杨主任，你回头就起草一份任命书。

乡办杨主任是旁听记录的，点着头，往本子上记乡长的意思。

毕士龙抬头看众人，点烟的点烟，喝茶的喝茶，有的干脆低下头，摸胡子根，没一个要发言的意思。他想，田乡长的任命，看来就要通过了。上午卫生院里那些事，就又乱云样浮上来。他想，虽然自己是新来的，不该当出头椽子，但这个计生办主任，实在是乡里一个重要岗位，配得强不强，对文教乡长工作大有关系。在座几位乡长不吱声，也有他们的道理；他们不管文教这一摊，乐得顺从乡长的意见，否则，猫食盆里鸭插嘴，不是讨人骂。而自己是分管这个口子的，这时不说，以后就没得机会了，就要和张琴这个女人长期共事了。这不能不说是件紧要事情。

毕士龙和张琴不熟，只是上半年换届选举时，和张琴的名字排在一道，有过小接触。

虽说七个候选人，人人都是对手，但人们习惯把他和张琴看做对手。因为其他五个都是上届乡政府的老人，只有他和张琴是新上的，且他们两人都是教卫口推荐上来的，显然冲着文教乡长一个位子。结果他选上了，张琴落选了，人们也习惯把这看作是他对张琴的胜利。凭心而言，他倒是无意跟张琴作对。只是传闻里张琴并不怎么样，上午去卫生院，又碰到这样的事情、毕士龙上任之后，对自己抓的这一摊有些想法，如果像张琴这样的人到他手下共事，又管计生又管卫生院，半片天在她手里，而她跟田乡长又是这样的关系，那么他毕士龙今后抓起工作来，就更吃力、更困难了。为了这整个一个任期能做出点事，他得表一表态度。就算说了白说，总也是说过了。万一日后出纰漏，这里也有案可稽。

毕士龙看乡办杨主任刷刷写着，晓得自己的时间不多，要说得抓紧说了。他只觉着心跳得急起来，空通空通，直把喉咙打得浮浮沉沉，像不是自己身上器官一样，嘴唇有些干，舌头还有些麻。他看乡长，田大章这时正注视杨主任的笔尖，目光沉稳，嘴角还有一丝笑意，显示出一种居高临下的轻快。毕士龙不觉背脊有层热汗急急地滋出来。他想，心里有话，憋着不说不是太窝囊了么？乡长办公会，就是自己说话的场合，我分管的口子，我不说谁说？大不了得罪了田大章，只做一任乡长；大不了离开这大院，回去教我的历史去。

想起历史这两个字眼，毕士龙立马有了胆气。他想自己靠四十了，历史上不知有多少人，这个岁数上已当了将军宰相都督尚书，自己不过一个小乡官，有何足借。说起来，一个女人来乡里当计生办主任，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，但理，要说得响；人，要挺直了做。

毕士龙就咳一声，说，田乡长，我说个意见，张琴同志的任命，是不是不忙这么急着下文？

毕士龙自己也听出，这时的噪音，已与平时异样，抖抖的，像心里发虚，又像是激奋难抑。听到他这样突兀地说一句，几位副乡长一齐抬了头，把目光在毕士龙和田大章之间划来划去，有吃惊的，也有等看好戏的兴奋。

田大章也抬了头，嘴张得大大的，脸色发黑。到底是乡政府老人，沉得住气，他狠狠吞一口烟，又慢慢吐了，说，毕乡长，说说。

毕士龙说，我长期在学校工作，也不晓得乡里规矩，对张琴同志，我也不太了解，可能说得唐突了。

众人只是看着他，都屏着气，小会议室毕静，各人听得见自己眨眼皮的声音。

毕士龙说，我们文教上提教研组长、教导主任，还有校长，都讲究个资格，讲究个学历。不知乡里提干部，看重这个不。

田乡长眼角塌下来，脸更黑了，说，你什么意思，再说下去。

毕士龙说，我没有调查，不晓得张琴同志是个什么学历？

田大章抽烟，不响。农牧副乡长王井望望两侧，探询的意思，说，学历？张琴可能就是初中学历吧？跟我老弟在县中同届毕业的，后来就没再升学。

工业副乡长陆一生说，她当赤脚医生，去市里针灸推拿班培训过半年多，不知算不算学历。

王井说，工农兵大学生都不算学历，这培训班能算学历？

陆一生说，瞎说，工农兵大学生算学历的，相当于大专。

王井说，不要争了，打个电话到乡派出所，一查就得。

田大章狠狠揷灭了烟头，突然吼一声，说，查什么查？就是初中学历又怎样？

田大章说话口气很恶，有股气势，很震人。王乡长陆乡长听了吓了一跳，相互看一眼，不说了。

毕士龙却有些不服气。这是什么场合？不是乡长办公会吗？乡长办公会，乡长们不能畅所欲言，这算个什么事情？就算乡长是一乡之长，众人都是副手，也不能一手遮天啊。共产党，总要讲点立党为公吧！

毕士龙说，田乡长，如果张琴只是初中学历，我认为她来当计生办主任是不妥的。

不是说到乡政府来工作，起码需要高中文凭么？

田大章说，特殊情况，也可以破例。

毕士龙说，对张琴破例，恐怕难以说眼人。何况计划生育工作，专业性技术性都很强，需要有一定学历。

田大章说，张琴有卫生院长期工作的经验，妇科计生这一块，她拿得上手。

毕士龙看田大章，脸已成了铁灰色，下巴那个疤痕，充了黑血，突得很高，从未有过的样子。毕士龙心里说，到了这一步，脸皮已经撒开了，干脆说下去，顶个水落石出吧。

他就把上午卫生院出的那个医疗事故又说了一遍，强调了两个意思，一是张琴抓卫生院妇科计生这一块，情况不怎么样；二是病人家属吵到这个程度，身为卫生院负责人的张琴，居然也不出面来处理一下，有确切消息说，病人家属闹得最凶的这段时间，张琴就在卫生院里。

会场上有些小骚动。乡长们交头接耳。毕士龙注意看田大章的反应，心想，这是戳着一个最敏感的地方了，这个时候张琴为什么脱岗，你田大章心里最清楚。毕士龙甚至有种冲动：再顶牛下去，我毕士龙就破罐子破摔，把你回乡长也一锅端出来！

田大章又点起一支烟，闭了眼，深深地吸。这一口，吸去近半寸的烟头，连肩胛骨都抬起来。显然，在他乡长任内，甚至在他整个工作期间，还没碰到过毕士龙这样的角色。看来，这事硬做不得，再顶下去，这个乡长办公会场面就难看了。他便退后一步，说，那你毕乡长说说，有谁可以到计生办来当主任？这位子也不能长久空着啊。

毕士龙见田乡长软了脚，也就顺坡下车，说，我也不是说张琴绝对不能当这个计生主任，若她去参加一期培训，县计生委认可了，她当主任我没意见。

田大章半边脸上一笑，长长地出一口气，说，那就这样吧，尊重分管乡长意见，不忙下任命书。散会。

众人站起身子，把椅子踢得啪啪响，沉闷的空气像有了一个缺口，一下子得到了释放。这时，田大章又补充一句，跟各位打个招呼，明天开始，我要出去几天，县里有个活动。

三

开完会，田大章叫上车，铁板着脸出了大院。

陆一生赶到毕士龙办公室，一进来就把门反锁了，来密谈的样子。在所有乡干部里，陆一生跟毕士龙关系算是最近的。他们一道上的师范，毕业后一道分到六神乡，毕士龙去乡校当了教师，陆一生被乡里截留下当了助理。六神乡的乡办工业，就是在陆一生手里起家的。

陆一生掏烟、点烟，坐到毕士龙对面，说，我说士龙，你怎么弄的，乡长有你这样做法的么？

毕士龙说，你也觉得我出格了？

陆一生说，我是这个大院里的老人了，没看到哪个副手跟乡长这么恶顶的。

毕士龙说，我也不是恶顶，只说些不同意见么。难道这么些年，你们就是乡长一个人说了算，搞的家长制？

陆一生说，这算家长制么？好坏他还把用人意见拿到乡长办公会上来说了。以往哪有这样的，都是乡长把任命发了再说，等新人来了乡里，才晓得怎么回事。

毕士龙说，你们也不说？在你工业口里安个白痴，你也照收？

陆一生说，不照收怎么办？乡长安排你敢不同意？多少年来就是这么弄的。

毕士龙说，所以乡里发展不起来么，都搞近亲繁殖、裙带关系，怎么弄得不好。我就看不惯这个。

陆一生说，你啊，这些年书教下来，人都教迂了，凡事不会忍一忍。

毕士龙说，这次一忍，我得忍多少年？张琴这人，肚里实在没多少货色啊。我晓得，我当这个文教乡长，没其他雄心，就是想在一个任期内，把教育卫生两个口子整出个眉目来。硬件上，把学校医院的房子翻一翻；软件上，把领导班子配好，安排教师医护培训。老实说一句，我还想让张琴离开卫生院班子呢。叫她当计生办主任，又兼卫生院负责，地位更硬了，我还怎么落实我的想法。

陆一生说，你想得忒天真。

毕士龙说，乡民选我当副乡长，我总要做些事才对得起。

陆一生说，田乡长和张琴的事，乡里谁不晓得？要你去捅这个马蜂窝。

毕士龙说，上午他还在卫生院跟张琴鬼混呢。一乡之长这么弄，还要不要对乡民有个交待。

陆一生说，田大章这回看得出，是真的动了气。你以后还怎么跟他相处？士龙你新来乍到的，我真替你捏把汗。

毕士龙低下头，摇了摇，又叹口气。

陆一生说，什么叫一把手？一把手就是一把抓么。历史证明跟一把手闹对立，没有好下场。你老兄事先也不跟我通个气。

毕士龙说，我也不是存心跟田乡长闹对立。读了这么些年书，总还懂得这个道理，要尊重领导。但心里有话，不说也不对。相信为了工作，田乡长日后会理解的。

陆一生笑一笑，没说什么。

这时陈助理拍门，叫，毕乡长电话。

六神乡政府大院共有四部电话，门房一个，派出所一个，各组室一个，还有乡领导办公室走廊外安一个。乡里几次讨论要装程控电话，一个房间一个，电话局来看过现场，出价十五万，乡里总也下不了决心。确切说，是田乡长下不了决心。他说，十五万，放到小集镇建设上，就是好几个霓虹灯牌子呢，电话的事再熬两年吧。

毕士龙拿起电话，一问，是学生胡贵庆打来的。

胡贵庆开头就问，毕老师，你那里说话方便不方便？

毕士龙想一想，说，还可以吧，有什么情况，你说。

胡贵庆就告诉他，关于要他父亲胡学仁出钱翻校舍的事，他回去路上就跟他爸说了。

胡学仁让他告诉毕士龙，这事说得晚了一步。几乎就在毕士龙提出这要求的同时，田大章在办公室里向胡学仁提出，要他给小集镇建设拿 50 万元出来。田乡长说，这 50 万元绝对不会让胡老板白出，将来小集镇建成了，最好的市口让胡老板挑，建商场建酒楼，随胡老板定，地价也下浮三分之一，乡里可以跟胡老板签约，决不食言。

毕士龙沉吟着，想，看来回乡长搞小集镇建设是铁了心了。他干这个这么上心，无非是要弄个门面出来，让县里人来看看，六神乡上得多么快；也借这个门面，让人看看他田大章的政绩。毕士龙了解到，其实县里关于各乡建小集镇，倒是有个实事求是的说法，就是量力而行，不搞一刀切，经济上有困难的乡，不一定上。田大章却不愿意戴这个穷帽子，一定要跟其他乡（村）着干。用他的话来说，人过留名，雁过留声，为官一任，总要干点留得下来的事情。小集镇建起了，就是个纪念碑式的工程，日后，携着孙子的手走在小集镇上，就可以扯破喉咙说，这场面，就是爷爷当年弄的……毕士龙最烦的就是这些话。学生上课、病人治病住的还是危房，倒有心思去搞纪念碑式的工程，有点良心的人，做得出么？

毕士龙问，那么这事，你爸是不是就把门关上了？

胡贵庆说，倒也不是关门了，他说有个方案提出来，就不知道你同意不同意。

毕士龙忙问，什么方案？

胡贵庆说，他出钱把教室全部翻造了，你这里能不能把乡校的名字改

一下？

毕士龙问，改什么？

胡贵庆说，改叫胡学仁中心校。

毕士龙一惊，问，什么？

胡贵庆又说一遍，叫胡学仁中心校。

毕士龙紧握电话，手心里一下子涌出许多热汗，把话筒都粘湿了。他望着走廊窗外的河道树木，以及更远些的乡村土地，只觉得右手有些抖，那只电话的分量越来越重。

他沉默了好一刻，说，让我想想，跟田乡长商量一下，再答复你爸好不好？

胡贵庆说，那你这两天还不能答复，田乡长出去了。

毕士龙奇怪，出去的事，田大章在乡长办公会上说了还不到两个钟头，他胡贵庆消息这么灵通？就问，你怎么知道的？

胡贵庆说，上午回乡长就跟我爸说定的。有件事告诉你，你千万保密。

毕士龙说，一定。

胡贵庆说，他跟我爸提出，要吴小蓉陪他出去散两天心。

毕士龙问，吴小蓉是谁？

胡贵庆说，就是我爸的女秘书啊。

毕士龙说，你爸同意了？

胡贵庆说，我爸敢不同意么？你别看我家事业搞大了，厂都有几个，可许多要命的关节，捏在田乡长手里。贷款、税收、劳务、水电，还有土地、排污、治安……都要靠乡里。田乡长点了头，绿灯就一路亮过去；他要是说个不字，我爸的头就要涨成烤栲大。

毕士龙问，你晓得他们去哪里了么？

胡贵庆说，晓得，就在三合县梅山度假村。我爸在那里有会员卡，田乡长他们一切开销，我爸都包了。

毕士龙放下电话时，像在野地里疾跑了几里路，浑身出了层细汗。他回到办公室坐下，心跳得咚咚响，一时缓不下来，还觉着气短，生了场大病样。一时间，脑子里那个乱，把太阳穴涨得一跳一跳，多少年没有过。

他想，田乡长怎么可以这样弄法，说轻一点，这是作风不正派，喜欢跟女人厮混；说重了，就是违法乱纪、生活糜烂。亏他有这样的本事，还在乡办公会上说，县里有活动！他说这话时，一本正经，脸上见不到一丝不自然，可见做这种勾当，他是老手了。

田大章这方面的底细，不知组织上了不了解。一个乡，两三万人，二十多平方公里大的地盘，交到这种人手里，不知组织部门当初，是怎么考核的。

毕士龙心里还有一层糟乱，是胡学仁捐钱翻校舍的事。这胡老板也真绝，竟想出这么个主意来。他理解胡老板这点心思：他要入党，需要有个好名声。不过，也正是这么个名声，叫人感到棘手，不好弄。这好好的六神乡学校，日后要叫胡学仁中心校了，这算是什么事！若他胡学仁是个将军，是个烈士，或是个有名望的学者教授，校名改了也就改了，可他偏偏不是，过去是个不读书的迷糊，今天是个个体暴发户。这胡学仁三个字，日后要赫然放在大门口的校牌上，还要放到盖文凭、盖证明的学校大印上，这成个什么体统！

毕士龙也反躬自问，自己的思想观念，是不是陈旧了、落后了？接受别人捐资建造，再用别人名字命名的学校，现在中国不知有多少所了，为什么香港大老板的名字能上校名，而他初学仁内地小老板的名字，就不能上校名呢？

这两件事，想得毕士龙一天愁眉不展。回家吃了晚饭，跟女人说了一会话，坐到写字桌前，止不住又想。一边想，一边摇头，心事重重的样子，把女人吓得不轻。

女人问，你是怎么了？碰上晦气事了？

毕士龙就把乡里这一天简单说了说。

女人说，田大章这人倒看不出啊，到我们供销社来作报告时，像煞有介事的，背后，是个腐化虫啊。

毕士龙说，内部说说，外面不作兴瞎传的。

女人说，我晓得。乡长的女人，要口子紧才做得。

毕士龙说，陆一生批评我，不该跟田大章碰得这么僵。

女人看毕士龙皱紧的脸，说，这个陆一生，也是杨树头，风吹两边倒的脚色。他这批评，也没什么道理。田大章这样的人，我看党员是白做了，乡长更不够格。你站得直，做人硬气一点，我赞成的。跟这样的乡长碰僵，又怎样？

毕士龙听女人这样说，虽不觉得十分对，心里却也宽了一些。

入了夜，女人呼呼睡去，毕士龙却是睡不着，想白天的事。想来想去，关于捐资建校的事情，倒是想出了一个折衷办法，眼前一时豁亮，更加睡意全无。

第二天，他早早到了乡里，趁其他乡长还没来上班，贼样的急急要通了胡学仁的电话。

他说，胡老板，感谢你对乡里的支持啊。有朝一日，把乡校那排教室翻新了，六神乡两万多乡亲，子子孙孙，都念你胡老板的好处。

胡学仁说，毕老师，你这顶高帽子，只配菩萨戴得，我戴上去，走路摇摇晃晃的。

毕士龙说，捐资题名的事，我想跟你商量一下。

胡学仁的声音显然很兴奋，问，乡里同意了？

毕士龙说，若是改校名，情况复杂化了。除了乡里党政要讨论外，还要报县教育局，甚至还要报县委县政府。弄得不好，鸡飞蛋打也可能，好事就办砸了。

胡学仁说，毕老师，我这里出了血，你们乡政府向上打几个报告，疏通几个关节，这个麻烦总不能怕的。若是请上面的人上饭局，乡里有困难，我胡学仁包了。

毕士龙真心说一句，胡老板真爽气。又说，要把好事办成，我倒有个主意，你看可不可以：先不动校名，而是用你胡老板的大名，来命名翻新的教学楼，叫学仁堂也行，叫胡学仁楼也行。你看看怎样？

电话里好一阵没有声音，毕士龙便晓得，自己说的，对方不大赞成。

胡学仁说，你只命名一个楼？毕老师，这事就难说了。你晓得，我胡学仁做事，不是小手小脚的。你那排教室，是平房，我胡学仁既然出钱给你翻新，就不会再造一排平房，老样子。我要么不弄，要弄就弄大，给你矗楼房，起码两层的。这一弄要多少钱？没二十万下不来吧？我出了二十万，你

只给我命名一个楼，这账怎么算？

毕士龙只连声嗯嗯，虽然听出对方口气很牛，却也不怎么反感。只觉得在对方的牛气下，自己底气不足，嗯嗯得有些低三下四。

胡老板说，毕老师，明人不说暗话，我自己这把岁数了，儿子也早已毕业，我对学校再没什么要求了。我胡学仁同意做这件事，图的无非就是一个名。校牌改成胡学仁中心校，要做得大大的，龙门样，也让公路上南来北往的各式人等，看了晓得有个叫胡学仁的，为六神乡老小做了件好事。你把这个计划改变了，只在学校内部命名一个楼，就如胳膊窝里刺花，掖得这么紧干什么？不进学校的人，有几个会晓得这件事？我胡学仁割肉出的血，岂不都抛在水里了？

毕士龙说，那也不能这样说。众口皆碑么，老师们会念你好处，孩子们家乡们也会念你好处的。到时，我请上一位老书法家，把胡学仁楼四个字写得龙飞凤舞的，隆重开会，请乡长、县教育局长甚至县长书记，亲自来高高挂上；再请上记者们，电视扫一扫，报纸登一登，一定把事情做大，做漂亮，让你胡老板的大名，万古留芳。你看好么？

胡老板笑笑，说，毕老师，你不愧是教书出身的，真会说话。不过，我胡学仁干这事，一开始就抱定宗旨，不改校名，这笔钱我是不出的。

毕士龙拿着电话，手脚软软的，像小时候给人摔跤，叭地给人家摔了个嘴啃泥，连脑袋都嗡嗡响。昨晚想出这个办法时的那点兴奋，不知去了哪里。他想，胡老板说的，也不是无理，到底是新建一幢楼房，要花那么多钱哪。花了这笔大钱，就改一个校名，这要求能说过分么？想起日后学校里，一幢崭新的楼房平地矗起，孩子们小鸟似的，楼上楼下欢蹦乱跳，老师们也在干干爽爽的楼里办公教书，那是个什么景致啊，做梦也不过这样。他又想起这些年，天上下大雨，教室里漏小雨，冬天一到，就问女人供销社要塑料薄膜封北窗。不由一咬牙，心里说，妈的，管他校名上谁的名字！只要孩子们安心读书，老师们安心教书，就是把校名改成黄狗中心校，又怎样！

他问胡老板，如果乡里讨论同意了，一切都顺利，你胡老板什么时候能给我动工？

胡学仁说，你毕老师心急了。这事还要见面细细商量。你想想，总要等到学校放假、把场地撤空了，我建筑队才能开进来吧。

毕士龙自己也笑了，连声说是，又在自己声音里，闻到了一股低声下气的味道，心里不由掠过一丝痛。他打完电话，泡一壶开水，乡长们陆续也来了大院。毕士龙到了陆一生办公室，把早晨跟胡老板通电话的事说了一遍，脸红红的，兴奋点又上来了。陆一生一边拿茶叶，一边说，你不要想得太美，胡学仁这人做事，有时靠不住的。

毕士龙问，怎么靠不住？

陆一生说，他是个踩了尾巴头会动的脚色，鉴貌辨色，本事在你我之上。他出钱干脆不干脆，要看是谁的工程。田大章的事，他就屁颠屁颠的，从来不打回票。

毕士龙说，是这样，田乡长的小集镇建设，胡老板就又同意给五十万。

陆一生说，你士龙的文教口啊，说起来总是软一点的，他胡学仁又什么事要来求你。就跟民政李乡长一样，胡学仁答应给敬老院建楼的，建到今天不见一砖一瓦。李乡长三天两头催，胡学仁就说资金紧张，调不过来，田乡长又一边打哈哈。这事一拖两年了，钱在他手里，你有什么办法？

毕士龙呆呆地看陆一生，心里一下凉了半截，才知道自己的乐观，有点不知深浅。

四

毕士龙跟陆一生说得正有些深入，农牧副乡长王井一路骂进来，说，这老天也真冤家，到了这关节就下雨，连招呼也不打一个的。

毕士龙探头看，王井站在走廊里，胡乱用手掌抹脸，湿头发搞得蓬毛鸡样，裤脚也湿了，狠命砸脚。

陆一生说，谁叫你不带雨衣的？气象不预报了么？

王井说，我从来不听的，十报九不准。

毕士龙说，今天例说中了，还来得准。

陆一生说，王井你管农牧的，眼光应该比老农狠。就是没有气象预报，你也该识天的。

王井笑说，毕老师，陆一生又戳我软肋了。我这农牧副乡长，天晓得的。我学校学的是会计专业，核报产量、增产减收、成本计算这一类，我还能行。什么作物品种、栽培技术，我就两眼一摸黑儿了。这些年，边干边学，弄成个半吊子。陆一生叫我老农，讽刺我呢。

陆一生对毕士龙说，谁讽刺他。他对畜牧研究更深，尤其是良种育猪体外授精，全县做得最好，我们都叫他授精专家。

三人都笑起来。

王井问陆一生，今天气象是怎么预报的？

陆一生说，今明两天，都是阴有阵雨；本周降雨日有四到五天。

王井顿足说，老话是小暑一声雷，倒转做黄梅；现在是白露不打雷，照样做黄梅。

毕士龙说，你这话说得蛮像老农了。

王井说，你看这雨下的，又是棉花结铃的当口，照这样弄下去，又要大批烂铃。

毕士龙走到窗前，看满天的雨云，又低又暗，浓得化不开；还有雨水泻在树叶竹林上，发出的一片哗哗声。他想的不是棉花烂铃，而是乡校那一排教室。他估计这样的雨势，上课的师生必又作难了。

午前，毕士龙披上雨衣，扑进雨阵里，骑车去乡校。还有半里路光景，就远远看到，早有大群的人，密密层层，把乡校门口围住。他们撑着伞，穿着雨衣，塑料的颜色都很艳，雨中望去，很是醒目。毕士龙晓得，这是乡校雨天必有的景致，是学生家里人，给孩子送雨具来了。乡校的门房，怕这些村民进学校影响上课，干脆把门反锁了。毕士龙的自行车还没到，就有村民叫，毕校长来了，毕校长来了。旁边有人纠正说，憨鳖，毕校长不做校长了，他现在毕乡长了。三两个村民就帮着拍门，叫，开门，开门！不是我们要进来，是你们毕校长来了！

毕士龙一脸和气，和村民们打着招呼，进了校门。他来不及脱雨衣，一停车，就赶紧去教室看。这一看，他的心抽紧了：一排教室，漏雨的多，不漏的少。漏得好点的班，老师让学生移开桌椅，让雨水滴在泥地上，那地，早已滴成一个个洞；漏得大的教室，课上不成了，学生们紧紧挤成几堆，大家眼巴巴朝屋顶看。漏得最厉害的是毕业班，课不能停，要应付县里统测，

老师戴着草帽，直直地站在讲台前；底下的学生，也有听了天气预报带伞来的，撑开了，三四个孩子把头缩在一道避雨，一个教室，竟撑起了三四把伞，嘀嘀嗒嗒的漏雨声中，学生们跟老师念：在阳光灿烂的土地上，我们踏着英雄的脚步……老师学生都很专心，没有发现校长站在窗口张望。毕士龙听着看着，在朗朗的读书声中，两行眼泪就滚下了脸颊。

毕士龙一进学校，大门口就像开了水闸，挡不住村民们一齐涌了进来。他们看见自家的孩子，坐在这样的破教室里，挨着漏雨，可怜巴巴的样子，禁不住大声嚷嚷起来。

一个壮实汉子，毕士龙认得的，是畜牧场喂猪的饲养员老顾，走到毕士龙身边，指着朽烂的房柱和墙洞，大声说，毕校长，你们这学校怎么弄的？我喂猪的地方，也没这么破啊。下雨漏成这样，要是冬天来一场大雪，倒墙塌顶，压着了孩子，你就是六神乡的罪人！

毕士龙心一震，伸出巴掌抹了脸上的雨水泪水，说，老顾，学校教室是破了些，让孩子们受了委屈，对不起乡亲们……

旁边有家长吼，你们收了书费学费，都干什么去了！

毕士龙说，书费买书本簿子，一笔笔都有账的；学费都上交到县，县里再把经费统一拨下来。经费少得可怜，老师们工资都是拖了月份发的，余下，交电费买粉笔都不够。

家长里有在企业做的，问，乡里不是还年年收教育附加费么？这些钱哪去了？

毕士龙说，田乡长亲口告诉我，我们乡的企业不景气，教育附加费也收不上来。

一个女人叫，瞎说！我是纸品厂会计，我们厂的教育附加费什么时候少交了？我们隔壁的肠衣厂、彩印公司，三家会计常通气，再不景气，也没说有拖欠教育附加费的。

毕士龙说不出话来，心里忽然升起一个疑窦：莫非田乡长编谎？教育附加费一笔笔都收上来，又挪作他用了？

养猪老顾说，我们这等人，搞到这个地步也就算了；可小孩子，还巴望有点出息是不是？你看看这教室这么破相，孩子们书还真的读下去？作孽哦。

毕士龙说，想办法解决，一定要解决。

老顾说，解决？难。我看乡里这些人，都是昏官。这个费那个费收上去，一点不花在学生身上，你毕校长也不知不觉。看来，不给乡里一点压力，不晓得老百姓厉害。

毕士龙说，你老顾说话客气点，大家商量解决。

老顾说，商量个屁！我儿子读四年级了，就在这里淋了三年雨。你看看这些孩子，是来读书的，还是来淋雨挨冻的？你儿子女儿在这里，你难过不难过？

毕士龙只是点头，一脸的歉意，说，乡里目前困难，一点点解决，请大家谅解。

老顾说，我戳穿你的话，乡里不困难，一点都不困难！拆迁造楼，填河筑路，建小集镇怎么又有钱了？我看这批乡官，昏头就是了。

毕士龙不敢吱声，只摇头。雨越下越大，教室里越漏越厉害，村民们怨声也越来越激烈，此起彼伏，几乎压过满天风雨声。毕士龙赶紧叫来教导

处徐老师，临时作出决定：立即停课放学，让孩子们回家；明后天是不是上课，听乡里有线广播天气预报。

村民们围着喊，停课停到什么时候？秋雨下半月，课也停半月么？

有的高声吼，这破学校，还是早点关门吧！

那养猪老顾，跟几个村民咬了一阵耳朵，气色凶凶地对毕士龙说，孩子们回去了，我们就跟你到乡里去论理！

毕士龙说，去乡里干什么？有话在这里说不好么？

女会计说，你是副乡长，还是新的，跟你说不顶用。我们找田大章去。

另一个村民说，要田大章马上拨款修教室。他不答应，我们就睡在他办公室不走了！

毕士龙一惊，想，这些村民，是要闹事啊。就想把胡学仁捐款建校的事说出来，安抚一下众人，又一想陆一生的话，这事可能落空，就忍住没说。

养猪老顾说，我们这百来号人，就在乡政府静坐，看田大章是修学校还是建小集镇！

毕士龙见老顾的手暴满青筋，在半空舞舞扎扎的，一个念头火星样，突然在他脑际刷地亮过。

门房出来摇铃，那铃摇得又急又响，叫救火样。孩子们纷纷扑出教室门，叫爹叫娘；村民则挤在门口，也有趴在窗口大声叫孩子的，乱作一团。

养猪老顾手一挥，说，孩子们回去，我们到乡政府找田大章去！

毕士龙上前拦住说，老顾，实话跟你说，田大章不在乡政府，他出差去了。

女会计问，他什么时候归？

毕士龙说，还有一两天吧。

村民们低头商议一阵，养猪老顾就又到毕士龙说，好，那就到时候，乡政府大院见！

说罢，老顾司令员似的，手又一挥，乡民们领着孩子，呼啦一下散去。还有些学生，没大人来送伞的，就三五一群，缩在教室角落里，哇哇叫，把毕士龙叫得脑子乱成一锅粥。

乡校里稍微静一些，毕士龙马上召集教导主任和各年级组长开会，商量雨季里学校怎么弄。商量来商量去，除了停课，没有更好的办法。毕士龙又说起村民们要去乡政府静坐的事，教导处徐主任说，听他胡说！年年都这样吓唬人，几时又闹起来了？毕老师你只管安心上下班，当你的乡长！

毕士龙听着徐教导的预言，点着头，心里反而觉得空落落的。

五

这一天，轮到毕士龙乡里总值班。

乡里值班，一般都是派出所兼的，真正民警也没几个，夜班都是联防队员上岗。这些人，高兴了，就出去走一圈，巡查巡查；不高兴了，吃夜宵，打麻将，睡一个通宵，平常得很。乡党政每天有个领导总值班，挂个名而已，不必睡在乡里的。不过既挂了总值班的名，遇上些特别事情，半夜来乡里，应急处理，也是有的。

这天半夜，确切说，是凌晨时分，毕士龙正好做了个很怪的梦，急醒了，躺在床上抹汗，看着满屋的黑，想这梦的来缘。这梦是有些怪，毕士龙

在梦里竟遇到了毛主席。

毛主席颤颤巍巍的，在许多人簇拥下，到他乡校来视察。毕士龙就很乖巧的，避开又破又旧的老校舍，把毛主席引到了新建的教学楼前，说，毛主席，我们乡校托你的福，今天终于起楼了，还是三层的。毛主席连声说，好，好。信步走过去，却见面南的一堵大墙上，用金字镶着四个字：胡学仁楼。毛主席就问，毕士龙同志，这胡学仁是个什么角色呀？毕士龙一想，糟糕，怎么让老人家看到了这东西，又不敢编谎，说，胡学仁是我们六神乡的一个私营企业家，手下有好几家厂，河马T恤衫就是他生产的，能人哪。毛主席说，什么能人，剥削者哟。小心河马大张口，把你们都囫囵吞了哦。毕士龙说，不会，这楼就是他捐钱建造的。毛主席就笑说，原来如此，毕士龙同志你不老实哦，怎么刚才说是托我毛泽东的福起的楼呢？你们是靠有钱人施舍的么！毕士龙惶恐不已，背上开始涌汗，说，他愿意帮助教育，总是好的。毛主席说，出钱办学，古已有之。他胡学仁比起武训来，差得远罗。毕士龙说，主席，现在市场经济，没有白送的事情了。胡学仁要的是名，我们要的是房子，互通有无，谁也不吃亏。毛主席说，你这个共产党校长，哪里来的这身市侩气？我问你，你搞了这么多年学校，连个校舍都建不起来，你是干什么吃的？毛主席说着，动了气，毕士龙一急，醒了。

小镇的夜很静，拍门叫人的声音，就格外惊心。毕士龙听见门外有人连声叫，毕乡长，毕乡长！赶紧一骨碌起来，鞋也来不及拖，赤脚扑到门口，问，是谁？

外面人说，我是联防队的何大鱼，有个要紧事情向你总值班汇报。

女人也醒了，很紧张地坐起上身，问，出了什么事。毕士龙一边穿衣一边说，乡里有些事，我今夜是总值班。女人身子一软，又躺下去，咕哝说，卵大的乡长，事情还不少。又叫，外面下雨，别忘了雨披！

毕士龙出了门，两人骑车冲进雨夜里。何大鱼说，毕乡长，我们抓了个案子，要你拿主意。

毕士龙问，什么案子？

何大鱼说，治安方面的。刚刚我们去巡查，突击香格兰酒家，捉到了两个嫖娼的。

毕士龙说，嫖娼的夜夜有，你们处理就是了，还叫我干什么！

何大鱼说，一般性的，我们就自己处理了。今晚这个嫖客，杨队长说，我们不好弄。

毕士龙问，什么人物，你们不好弄。

何大鱼说，河马公司的老板胡学仁。

毕士龙惊问，胡学仁嫖娼？给你抓住了？

何大鱼说，人赃俱获，千真万确。我们夺了他的衣服，把他关在香格兰的包房里。

毕士龙脑袋嗡嗡地响了，心里一乱，就跳下车，借要撒尿，慢吞吞走向路角。秋夜的凉雨打在他脸上，仅有的一点睡意，顿时驱散。他对着黑暗和乱雨，装作解裤子掏家伙，却仰面朝天，大口吸气，脑子里一时倒海翻江，思索得激烈。

这场夜尿就撒长了，何大鱼在路上叫，毕乡长，你尿路有问题么？

毕士龙不吱声，又站一会儿，才抖家伙回头上路。

香格兰酒家在镇西，灯火难得这样贼亮。毕士龙一踏进门，厅堂四壁

坐着的人都齐刷刷看他，目光紧张，像见了判官。联防队的杨队长连忙上前，小声介绍情况，一边把毕士龙领到包房里。这包房有门无窗，毕士龙进门就闻到了一股闷闷的骚味。他眼睛一扫，见胡学仁缩在屋角，身上裹着被单，头发蓬毛鸡样；另有一个女的，缩在另一角，也裹着破单，头钻在裤裆里。胡学仁抬起头，跟毕士龙打了个照面，蜡黄的脸，涂满了暗暗的晦气。见毕士龙进来，他眼睛亮了一亮，叫一声，毕乡长。

毕士龙对杨队长说，把胡老板的衣服拿来。让你们搞社会治安，也不注意个政策性。

杨队长说，派出所严所长交待的，凡遇上犯这类条款的，务必先身体拿住，有利于抓到证据。何大鱼一边说，严所长是这样说过的。

毕士龙说，这位小姐带到另一间房去，也让她把衣服穿好。我要跟胡老板单独谈谈，你们出去一下。

杨队长说，要不要搞个笔录？

毕士龙说，我谈了再说。

杨队长就挺不情愿地走出去，看毕士龙的目光，狐狐疑疑的。

胡学仁面壁，悉悉索索穿好衣服，转过身来，摇头说，毕乡长，我这回脸丢大了。

毕士龙说，胡老板，你也真是的，怎么到这种地方来，做这种齜齜事情。

胡学仁说，多灌了几杯酒，昏头了。

毕士龙说，你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，有家有室，还有个女秘书，犯不着这样啊。

胡学仁叹口气，说，毕乡长，掏心说真话，我跟自己的女人，一年多不碰了。吴小蓉这几天，又陪田乡长去了梅山。

毕士龙说，这么说，你天天睡女秘书的？

胡学仁说，你毕乡长瞎说了，怎么会是天天！

毕士龙想起胡学仁上次饭局上说的兔子不吃窝边草，还有要入党一类的话，不由在鼻孔里哼了一声。他说，你们这些人啊，扶不起的阿斗，有了点钱，就卵子胀，犯贱。

胡学仁摇着头，痛心疾首的样子，说，钱多了，就缺少个世界观。现在还有什么说的。

毕士龙说，你在我们六神乡，是个有影响的人物。这事传出去，对你的声誉要造成多大损害。传到乡外，还可能坏了你许多生意呢。

胡学仁只是摇头叹气，唉唉连声。

毕士龙说，嫖娼这个事，是最臭的丑闻。这种事情，放在国民党时候，也是被人看不起的；就是现今西方国家，嫖娼也是见不得人的。哪个国家，有个出名的妓女，扬言要把所有睡过她的政界要人电影明星的名单都公诸于世，把个国家搅得鸡飞狗跳，上层也着了急，案子很快不了了之。

胡学仁说，我粗人一个，斗大的字不识一筐。要有你毕校长这点见识学问，也不会犯这样的错误。

毕士龙说，倒不是见识学问的问题。你看村里那些乡亲，都不识几个字，但这种丑事是不做的。一个没有这个闲钱，二一个，归根到底，是世界观问题。

胡学仁连声说是，头点得很紧猛。

毕士龙说，你还要争取入党呢，要入党的人能干这种事情么？

胡学仁就用拳头破脑袋，连声说，作死，作死。

毕士龙说，胡老板，你看这事怎么弄？杨队长他们等着要做笔录，派出所再一插手，事情必搞大了。

胡学仁只是唉声叹气，把蓬毛鸡样的头发，揪了再揪，眼睛又不时瞟门口。好一歇，才压低喉咙，鬼怵怵地说，毕老师，跟你相商一件事，不知成不成。

胡学仁说，这件事，好在还刚刚破个脓头，烦你毕乡长帮个忙，张了手，把这脓包捂住了，行么？

毕士龙说，要我一手遮天，把盖子捂住，捂得住么？

胡学仁说，怎么捂不住？这里今夜你是最大。人人听你的。看在多年乡亲份上，你就救我一救吧。外面杨队长他们，摆平要几个钱，你说。只要你帮我渡过这一关，毕校长，你无论什么要求，我都应了。

毕士龙想想，说，我去跟杨队长他们商量商量。他出门叫来杨队长，说，胡学仁这事，要慎重处理。他是六神乡举足轻重的人物，前些天刚刚答应田乡长，要给乡里建设小集镇支援几十万元，如果处理不当，会给乡里造成意想不到的损失，田乡长出差回来怪罪，你我都担当不起。

杨队长说，是这个意思。你是总值班，我们听你的，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。

毕士龙说，考虑到胡学仁的特殊身份，这个案子要严格控制知情范围，外面不能乱传。这个工作，你杨队长务必做好。派出所严所长和田乡长那里，我亲自去汇报。

杨队长说，这样最好，毕乡长政策性有什么说的，到底是教书出身。

毕士龙说，今晚你们辛苦了。你带队员们找个地方，去吃个夜宵，菜饭搞好一点。

吃完了把发票给我，由我签字，乡政府报销。

杨队长带了何大鱼他们几个，欢天喜地出门去。

毕士龙回到仓房，对胡学仁说，他们走了。

胡学仁松口气，说，毕乡长，烦劳你了。

毕士龙说，烦劳倒不必说，你今后怎么办？田乡长和派出所严所长那里，看来我要去做些工作。否则留下后遗症，对你今后的发展很不利。

胡学仁突然冒出一句，问，毕老师，是不是这种事对入党有影响？

毕士龙说，当然！中央刚刚公布规定，共产党员参与嫖娼的，一律开除党籍。你想，犯了这样的条款，进了门的都要赶出来，没有进门的，还让进么？

胡学仁说，毕老师，这件事我真悔死了，我求你，无论如何替我托一把，千万保密；来日讨论我入党的时候，也帮我捂紧了，一点风声不要透露。

毕士龙面有难色，用半个手掌，来回拧下巴，拧了半日，才说，我尽力而为吧。

胡学仁眼睛亮起来，说，唱支山歌给党听，我把党来比母亲。这个关口你帮我跨过了，你就是我的再生父母。

毕士龙说，不要这样说，都在一个乡过日子，谁没有个曲曲折折。

胡学仁说，烈火见真金，难时见真心。你毕老师这样够朋友，我胡学仁一辈子不敢忘记的。你毕老师有什么困难，尽管说话。

毕士龙一笑，说，我个人有什么困难？要说困难，就是乡校的困难，这事早已跟胡老板说过了。你胡老板一定要改校名，事情做不下去，我有什么办法。

胡学仁说，毕老师，你谅解我水平低，头颈又硬。你毕老师治病救人，宰相肚里能撑船，我胡学仁也不能小鸡肠子，让你为难。教室翻新的事情怎么弄，你毕老师说句话吧。

毕士龙看定胡学仁眼睛，心中一喜，说，还是照我们相商的办，好不好？改校名太复杂，就用你的大名命名新教学楼，看怎样胡老板？

胡学仁一咬牙，说，有恩不报非君子，你毕老师这么够朋友，我胡学仁就是白捐一幢楼，什么狗名猫名都不留，又怎样？

毕士龙说，那也不好，起一幢楼，留一个名，也是应该的。只是，时间上很吃紧了。

教室里这两天又漏得坐不住，昨天没得办法，乡校已经宣布停课。你胡老板看在几百孩子份上，能快点操办这事么？

胡学仁想想，说，你毕校长今天这么大的忙都帮了，我胡学仁做这点小事还能假痴假呆？我回去问一问财务上，可能的话，半个月內争取动工。你事先给我把学生都安排好了。

毕士龙心中狂喜，也不顾此刻胡学仁是个什么身份，只伸出手，紧紧把他握了。

回到家里再睡，毕士龙却再也睡不着了。他忽而想到，这夜里，田乡长和那女秘书吴小蓉，这时在梅山度假村里，必也睡得正好。若也像胡学仁样，把一对男女光身体拿住，岂不大快人心？做成这件事，说难也不难。他师范读书时有个同学，现在在三合县公安局当副局长。一个电话打过去，保他立马就会派出干警，冲进梅山度假村，把田乡长女秘书拿住了。再把消息放出六神乡，放到县里，田乡长这辈子不就翻倒在阴沟里了。

这一想，把毕士龙想得血气喷涌、精神十足。他又一次披衣起身，要去乡里打电话。

然而一开门，满世界簌簌冷雨，扑面而来，又打得毕士龙冷静下来。他看着雨丝在夜空里幽幽的光，吸着寒秋的凉气，想，毕士龙，你把自己管的事情做好，一切都有了。断人家生路的绝事，是你这种人干得的么？

六

雨一连下了几天。

这天早晨，毕士龙骑车进大院，门房六指扑出门来叫住，慌慌张张说，毕老师，不好了，百数学生仔的家长，在楼里要揪田乡长呢。

毕士龙问，田乡长回来了没？

六指说，你说出鬼不是，田乡长出去几天，都风平浪静的；刚刚一回来，就给这些村民撞个正着。

毕士龙脸有些热，心怦怦跳着，硬着头皮朝大院里走。

乡长助理小陈老远就叫，毕乡长，你来了！田乡长找你呢。

这时毕士龙看见，乡政府大院里，黑压压站满了大群村民。人流从楼里伸到楼外，显见是太多的人进了办公室，挤不上，只好涌在门外。

田大章隔窗见了毕士龙，冷冷地一瞥，又把脸别过去，极不高兴的样子。

子。

毕士龙在人群里挤进去，挤到田大章办公室时，已是一身大汗了。他眼睛一扫，见女会计、养猪老顾，还有一批当时吵得凶的家长，都在，满脸的怒气，铁桶样围牢田大章。一屋子的人都站着，只田大章一个是坐。毕士龙发觉，田大章的脸色极难看，灰灰黄黄的，两个颧骨突得很出，很亮，两天不见，像瘦去一壳，生了大病样。他心里就想，田大章啊田大章，这几天那女子，必定妖精样，风情万种，百般娇娆，向你献尽娇媚，讨你欢心吧？你和她也必日日厮磨、夜夜折腾，不肯荒了每一刻寻欢时分吧？这样的放纵自己，其实你是做了脱底棺材，跟自杀上了一条路。你拿面镜子照照自己，那形容，跟一只脱毛风鸡还有什么两样！

田大章见毕士龙进来，对村民说，毕老师来了，他是文教乡长，又兼乡校校长。你们的事，找他。

毕士龙听到这话，心里很反感。他看到这么多乡民真的涌到乡政府来闹，心里惴惴的，很怕弄出什么事来，闹到上面去。挤进楼来时，心里就在想，要不要把胡学仁已经同意捐资翻建校舍的事说一说，平息一下村民的情绪。可现在看到田大章一见面就把事情往他身上推，反倒不想说了。他想，乡里教育上的问题，你乡长难道没有一点责任么？你对改善乡里教育条件，到底又做过哪些实事呢？何况，他心里有个小算盘，不能说的……

毕士龙稳一稳心绪，说，乡亲们，我早跟你们说了，有事找我毕士龙，就在乡校说，不要到乡里来闹。你们不听。

养猪老顾说，不是我们要闹到乡里来，实在你是个副的，又是新上的，找你没用。

女会计说，不是正乡长，拍板也不响。

田大章说，不能这样说，副乡长也是负责的。

养猪老顾说，毕老师书蠹头兮兮，没钱没权，你叫他负什么责。

田大章说，六神乡二十多平方公里，两三万人，吃喝拉撒、工农商学，哪一摊事不要我管？我就是三头六臂，也管不过来啊。为此，党就给我派了副乡长，毕老师就是专管文教卫生的副乡长。乡校方面有什么事，他负责解决。

毕士龙说，田乡长，不是我诉苦，他们实在是信不过我。他们只信你回乡长。

田大章站起来，满脸愠怒，说，毕老师，不是我批评你，教育方面的事情，你应该主动负责，不能总是把火烧到第一把手这边来。

毕士龙就苦笑，说，乡亲们，你们听见田乡长怎么批评我的了吧？田乡长出差刚回来，有许多重要事要处理。我们到楼下小礼堂去谈，好不好？

女会计说，就在这里谈，当着正乡长的面谈。他有许多重要事要处理，难道我们孩子读书的事就不算重要事了？

田大章点烟，低头看文件，一副不准备再介入的样子。

毕士龙故意问，大家对乡校老师的教育态度，有些什么意见？

养猪老顾说，这没意见。老师们对孩子那么好，做爷做娘的有时也做不到呢。

毕士龙又问，对教育质量有没有什么意见？

女会计说，实话说一句，乡校破是破，教育质量倒不错，这两年，进县里高中、技校的，也一届比一届多了。

毕士龙说，那么剩下的，就是个设施问题了，大家对校舍危房有意见。

众人一齐哄起来，说教室的破，教室的旧，教室的漏。养猪老顾说，你们这些人，胆子真大啊，说不定什么时候，这教室就塌了。压着了老师学生，看你们还怎么坐在这里当官！

毕士龙说，乡校的教育质量、教育态度、教育秩序有问题，我负责解决。可校舍破旧要翻建的事情，我实在解决不了。我手里没钱。这一点，田乡长可以作证……

正说着，砰的一声巨响，南窗的玻璃突然被一块飞石砸了，无数的碎片进进乡长办公室，进得满地满桌都是，坐在窗下的田乡长，手背上被一块玻璃刺破，鲜血直流。他惊叫了一声，捂住手，脸如土色。

毕士龙赶紧从门背后抽下一条干毛巾，扎在田大章伤口上，很生气地朝窗口喊话，说，乡亲们，这就是你们的不对了！田乡长的手也受伤了！这样做，不利于解决问题……

他没有说完，又好的一声，玻璃窗被砸了第二个大洞。楼外的村民大叫，你们不把乡校的危房翻建了，今天就把这乡政府的楼统统砸个精光！

这时，派出所的严所长带着几个民警，还有杨队长他们，咋咋唬唬喊着，高举着警棍，从人群外冲进来。村民们骚动起来，人像潮流一样一进一退。田乡长远看到了，挥着那只流血的手，大声吼，严所长，你想干什么？还不赶快给我退回去！

严所长抬头一看田大章的怒容，立刻怔住了，但他很快就明白了乡长的意图，放下警棍，一挥手，说，纯粹瞎起劲，撤！

田大章回过身来，对毕士龙说，你把这些村民统统带到小礼堂会，宣布：乡里决定从小集镇建设的资金里抽出一部分，翻造乡校校舍。要么不弄，要弄就弄三层楼。让乡建筑公司抓紧设计，这雨停了就动工！

养猪老顾和女会计同声问，你田乡长这话当真？

田大章说，共产党说话算数，毕乡长马上给你们当众宣布，难道还要我来给你们按手印不成？

养猪老顾一声大笑，众人轰地发出一阵欢呼。他们叫着，笑着，推着，像退潮样，挟着一股热气，涌出办公楼，涌向乡政府小礼堂……

七

田乡长住院去的消息，是胡学仁第一个告诉毕士龙的。

胡学仁在电话里鬼怵怵地问，田乡长住到县医院去了，你晓得么？

毕士龙说，他住什么医院？手上那点小伤也要住院么？

胡学仁说，毕老师，你在瞎说些什么。告诉你，你乡里千万不要外传，这是田乡长特别关照的。

毕士龙有些不耐烦，说，胡老板，你不要弄得神秘兮兮好不好，你愿意说就说，不愿说我挂电话了。

胡学仁说，田乡长生了恶性肿瘤，肝癌。

毕士龙大惊，说，你瞎说！

胡学仁说，这事能瞎说么？已经确诊了，医生还说已到了晚期。

毕士龙的手抖抖的，头忽然有些晕，说，真的？你晓得他住在哪个病房？我要马上去县里看他……

电话沉默了一会儿。胡学仁说，好，我陪你一道去。我让贵庆马上来车接你。

奥迪车在县道上疾驰。毕士龙按下车窗，野外的风扑面而来，风里带着晚稻花的香气和牛粪味。雨停了，云还是厚厚的。公路上干干净净，车子开过竟没有一点尘土。

毕士龙上车时，发现胡学仁已买了许多礼品，苹果、西洋参、天然饮品，还有两只大鳖，缚在尼龙丝袋里。胡学仁说，礼品我已准备了，你不用再买。

毕士龙很嫌恶地瞥了一眼那堆东西，说，你送你的，我送我的。他拎了拎网兜，里面是藕粉、麦乳精、垂盆草甘露，还有一罐精装的乌龙茶。他晓得田大章喜欢喝茶，尤其喜欢喝好茶。

毕士龙问，田乡长住院，是你张罗的？

胡学仁说，县医院开口就要五万元，否则不让住。田乡长对我说，乡里铺了摊子，钱要得紧，不能动，要我垫一垫。

毕士龙问，你垫了？

胡学仁说，我拍在院长桌上十万元，说，若把田乡长病治好了，我再给你们这个数，让你们换一台救护车。

毕士龙说，胡老板，你救了田乡长的命，你做了件大好事。

胡学仁说，他这病，月初就查出来了。也是我介绍上海大医院给他查的，他不让我往外说。查出肝癌那天，他很灰，蹲在路边，抽去整整半包烟，不说一句话。我说，你有这病，不能再抽烟了。他不理我，继续抽。到底是乡长，抽着抽着就想通了。从医院出来，他跟我说，今晚不回乡里去了，做一回阔佬试试。我们就住了华亭宾馆，上海最高级的，还要请我去上海最高的旋转酒楼吃饭。我答应了，陪他吃、住，当然账后来都是我付的。第二天，换一家宾馆继续住，他洗了桑拿，还来了一次异性按摩。我说，田乡长，你若高兴，就把这按摩小姐带回房间去。他说，使不得，这样作孽的事情我不做的。

毕士龙只是摇头。

胡学仁说，住了三天大上海，花了我万把元钱。田乡长说，该看的看了，该吃的吃了，该玩的玩了，现代化生活也不过如此。回到乡里去，一定扑命把小集镇抓紧建起来，也算我田大章在六神乡留个脚印。这样走了，眼也闭了。

毕士龙说，可他后来又跟卫生院张琴鬼混，又跟吴小蓉去梅山度假村，这点不好。

胡学仁说，你冤枉他了。张琴是第一个发现田乡长有肝病的医生，每次去卫生院，都是张琴给他针灸、推拿、卸肝气。为了不让乡里人知道，加上门诊室实在太破，不方便，张琴就把自己宿舍当了治疗室。至于吴小蓉的事，是我主动提出的，想让田乡长散散心。没想到那天陪到梅山，田乡长就让她回去了。吴小蓉说，胡总给我的任务，是让我来陪你玩几天的，你让我回去，我不好交待。田乡长说，胡总那里我去说，让贵庆送你回老家休息几天怎样？吴小蓉当晚就回了无锡。田乡长对她说，他要在梅山单独住几天，想一些事情，写一份要紧的材料。

毕士龙的眼睛渐渐红了起来，心里很内疚，甚至觉得自己有些卑鄙。

胡学仁说，田乡长告诉我，村民闹事那天，乡里已经宣布决定拨款翻

建乡校了，有这事么？

毕士龙说，有这事，你问这个什么意思？

胡学仁一笑，说，没什么意思。既然乡里拨了款，我胡学仁那笔钱捐得不就多余了？

毕士龙说，胡老板，香格兰酒家的事过去几天了，你看平安无事，是不是骨头想松一松了？

胡学仁说，毕老师，你这话说得难听了。

毕士龙说，告诉你胡老板，你这样的钱再捐几笔，六神乡也不会嫌多的。我早打算好了，你给乡校的款子，我就转到卫生院去。将来，就把新建的门诊楼命名为胡学仁楼，你看这样行不行？

胡学仁说，有人说你是书蠹头，我看他们真是瞎了眼了。

毕士龙笑笑，转过头去看窗外无边的秋色。对于自己费尽心机才得以实现的这一成功，他内心居然不觉得有丝毫的得意。

半个多小时后，他们赶到医院，天又下起雨来。两个人各自提着礼品，走进住院楼，却被挡在了病房外。医生说，田乡长已进入昏迷状态，任何人都不得进去探视。

毕士龙和胡学仁蹲在楼外的台阶上，你一支我一支地抽烟。抽完了一包中华，两人都没说一句话。这情景，跟田大章拿到诊断书那天一样。

第二天，乡里准备派个人去县医院，担任田乡长的特别护理。张琴第一个报了名。

她当晚从县城带回一份材料，说是田乡长写梅山度假村的，郑重其事交到乡里。乡里按信中田乡长要求，召开全体乡干部会议宣读这份材料。这是田大章对几年任职的回顾，对工作失误的检讨，还有就是对身后代理乡长人选的建议。

人们清清楚楚地听到了这三个字：毕士龙。

毕士龙坐在会议室的角落里，早已是泪流满面。

〔作者简介〕彭瑞高，男，1949年7月出生，苏州人。当过近2年的农民和乡村教师。

以小说创作为主，并有长篇小说《贼船》等5部。《贼船》获上海四十年文学创作奖，短篇小说《秋夜蟹棚》获上海青年文学奖，中篇小说《本乡有案》获上海长中篇小说创作大奖。另有散文随笔集《世纪末留言》、《徘徊在城乡》。

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上海市作协理事。

